

日本安全政策转变的理由是虚假的



吴寄南
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

战后,日本为向世界表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颁布了被称为“和平宪法”的现行宪法,还作出一系列自我约束性质的承诺,如非核三原则、武器出口三原则、“专守防卫”方针、防卫费不得超过GDP的1%、禁止向海外派兵以及由文官对自卫队加强控制等。这是制约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制度架构。

自我“松绑”引发不安

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在“鹰”派政治家掌控权力中枢后,这些具有“紧箍咒”色彩的承诺陆续被打破。最具象征性的是今年7月1日,安倍不顾民众强烈抗议,以内阁决议形式决定对迄今为止一直禁止行使的集体自卫权予以解禁。此举导致和平宪法名存实亡,堪称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大转折,也是日本朝摆脱战后体系束缚、实现“正常国家”目标走出的关键步伐。

此举是安倍试图解决日本综合国力中军事安全“短板”的一次战略突破。日本过去一直被认为是“经济一流、政治三流”的国家。军事力

佐佐木芳邦觉得,作为“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正式军队而受他国保护的国家”,解禁集体自卫权,逐步使军队正规化,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的;但在国内外缺乏理解、存有争议时,政府步骤不宜太快。(对佐佐木芳邦的采访原载于7月31日本报18版)

金子秀敏道出了大部分民众的担忧。他说,从日本媒体关于中国军备、军演的报道来看,中国似乎“没有外交战略,只有军事战略”。如此一来,安倍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似乎就“合情合理”。(对金子秀敏的采访原载于8月5日15版)

量虽有长足发展,但受限较多。二战已过去近70年,日本希望摘掉“战败国”帽子,成为正常的国家。这本来无可非议,民众中有这样的期盼也不足为奇。如果日本当权者能像德国领导人那样对过去的侵略罪行深刻反省、真诚悔改,取得邻国和国际社会的谅解,日本自然能得到别国尊重,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作用。问题是日本当权者一边将实现“正常国家”定位为国家战略目标,一边却听任一小撮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为军国主义唱赞歌。在德国,任何鼓吹纳粹主义的团体和个人都会受到法律严惩,而日本右翼势力却能堂而皇之地讴歌“大东亚圣战”的“赫赫武功”。贵为首相的安倍晋三甚至带头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是对人类良知和国际正义的严重挑衅。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每一次自我“松绑”势必引起邻国和国际社会的警惕与不安。这并不表明外界对日本特别严厉、特别歧视,关键是日本当权者死抱着错误历史观不放,随时

可能让日本偏离战后的和平道路。

“中国威胁”调门最高

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既由煽动“中国威胁论”而起,也是矛头指向中国的一场战略博弈。人们注意到,安倍复出后宣扬“中国威胁论”的调门超以往历届内阁。2013年版和2014年版的《防卫白皮书》中有关中国军事力量迅速增长及缺乏透明性的指责,不仅用词夸张失实,篇幅上也超过历年《防卫白皮书》。这一年半来有关中国“侵入”日本领海,用实力改变钓鱼岛现状、中国军舰用火控雷达照射日本军机及中国战机对自卫队飞机“异常接近”等离奇说辞,更是充斥日本政要的各种文牍和演讲中。这样一来,安倍将武器出口由原则禁止改为原则开放,加大军事投入乃至于解禁集体自卫权自然都变得“合情合理”了。

需要指出的是,煽动“中国威胁论”固然可以满足日本当权者眼前的政治需要,但其后果也十分严重。一是损害中日战略互信。2008年5月中日缔结的第四个政治文

件明确规定“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日方自食其言,如何取信于人?二是导致民众对华感情恶化。2013年的调查表明,日本民众对华持好感的比例仅剩18.1%，“没有好感”的却高达80.7%。这不能说与安倍内阁持续煽动“中国威胁论”无关。

安全可能损害他国

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是其施政重点由“安倍经济学”转向“安倍军事学”的里程碑。安倍在解禁集体自卫权过程中肆意践踏立宪主义原则,将宪法规定置之脑后,并撇开最高立法机构国会,仅凭其私人咨询机构一纸报告加以推进,并对执政伙伴公明党软硬兼施、威逼利诱。

这种有悖于日本传统政治模式的强势做派和独裁手法在日本国内激起强烈反弹。《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共同社的民调表明,近60%的民众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社会党、共产党旗帜鲜明地要求撤销安倍内阁7月1日的决议,而民主党等在野党也对安倍严厉抨击。有迹

象表明,在9月的临时国会和明年1月的例行国会上,朝野政党在审议有关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相关法规时势将有一番激烈角逐。虽然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可以凭借控制国会多数席位强行通过,但相关法规的修订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安倍及其追随者的目标,是要摆脱和平宪法束缚,配合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在地区国际争端中舞刀弄枪,取得影响地区局势和国际事务的有力“筹码”。目前,总兵力25万人的自卫队已是东亚地区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解禁集体自卫权后,自卫队在海外使用武力的“门槛”显著降低,将成为地区军事博弈中不可小觑的角色;而且,日本拥有的巨大军事潜力逐渐激活,对地区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进行搅局的风险明显上升。问题是安倍及其追随者的这一图谋不仅有悖于国际潮流,也难以被周边邻国所接受。众所周知,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活跃的一个区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势不可挡。个别国家间虽存在着领土争端,但绝没有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况且,国际安全环境在冷战结束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安全保障概念已不适应新的形势。一国的安全既不能靠缔结军事同盟、强化军事力量来保证,更不能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上。日本如试图在军事上对外扩张,取得支配他国的霸权地位,势必会遭到周围国家的联手阻遏而难以得逞。

高开低走,安倍经济学成强弩之末



陈子雷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自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始终在停滞和衰退中徘徊。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更是重创了日本经济。当时的民主党政权在抗震救灾、核电事故和刺激经济等方面表现不佳,使日本国民大跌眼镜。日本国民对安倍重振日本经济寄予厚望。执政伊始,安倍便力打经济牌,被日本媒体称为“安倍经济学”。

尚未控制通缩阴影

安倍经济学推行一年多来,可谓“高开低走”,经济增长率一路下滑。从2013年全年来看,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为1.6%,仅比民主党执政时期高出约0.3个百分点。而2014年第一季度因消费增税引发的“突击消费”,实现了5.9%(折成年率)的经济增长率,但随着4月1日消费增税的实施,占日本GDP六成以上的个人消费不断减

对于安倍的国内政策,野村顺子的评价是“总的来说,他很能干”。她表示:“安倍上台以后,很多法案都能顺利通过,股市没有再出现大幅下滑。”经历首相频繁更迭,民众迫切希望日本政治可以保持稳定,同时也对经济发展有所期待,而安倍的出现让民众“觉得有希望”。(对野村顺子的采访原载于7月28日本报11版)

内藤康说,“与缺乏政治经验的民主党比”,安倍的经济政策,及推动解决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问题算是可圈可点。(对内藤康的采访原载于8月1日本报15版)

少。在企业设备投资未显好转、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形势下,今年GDP实际增幅将再次大幅下降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而从代表物价变动指标的GDP平减指数来看,2014年第一季度虽实现了2009年以来的首次正值,但折算成年率也仅为0.01%,日本尚未摆脱通缩阴影,实体经济仍有待复苏。

另一方面,安倍经济学主要推手之一的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在安倍上任伊始便大力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仅过去一年,日本央行就增发货币约74万亿日元,其中约55万亿用于回购市场中的日本国债。在央行的大力协助下,安倍“经济”逐步演变为安倍“泡沫”。股市的上扬增加了一部分富裕阶层的资产收入,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个人消费。但股市的上扬并没有通过实体经济体现出来。相反,其制造的虚假繁荣并不能使日本经济摆脱困境。据日本银行最近公布的资产负债表,自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本银行持有的国债比例已从12%上升至18%,民间

机构投资者则开始减持国债,资金不断流向股市,为营造“安倍泡沫”创造了条件。在量化宽松政策下,日本股市一路“高歌猛进”,全年猛涨65%,成为海内外游资的“百家乐”场所。与此相比,日元却大幅贬值。

但日本央行此举已引起国际评级机构和机构投资者的严重关注。分析认为,在经济复苏差强人意的情况下,如贸然进一步扩大量化宽松规模,或引发国债价格大幅下跌。

可能出现“双逆差”

“东日本大地震”后,由于核电停运和国内企业生产受阻,日本开始持续出现贸易收支逆差。安倍上台后,随着大剂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日元不断贬值,与民主党执政时期相比,贬值近1/4。但贬值并没有带来出口的大幅增加。相反,贸易收支逆差的状况不断延续,逆差累计金额也不断增加。但日元贬值使日本企业海外收入增加,这些收入源源不断流入日本,使日本的

经常账目继续保持顺差。海外资金的流入增加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也降低了日本国债价格暴跌的风险。但在少子老龄化的格局下,日本国内经济出现结构性失衡。加上核电停运致能源进口增加,中日交恶致对华出口下降一成以上,这些因素叠加使日本的贸易收支逆差无论在时间长度上,还是在程度上,都不断刷新历史纪录。据日本财务省本月8日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日本货物贸易逆差额达到6.1124万亿日元(约合600亿美元),再创新高。与此同时,近期经常账目长期顺差的格局也有可能不保。在全球经济不断复苏的趋势下,日本企业在海外盈利的能力正不断减弱。

根据IMF的统计数据,目前日本的海外资产规模达3万多亿美元。因此,短期即便出现经常账目的逆差,日本仍可靠其海外资产来应对。但从长期来看,如果不及时调整产业和贸易结构,解决经常账目逆差的长期化问题,日本海外纯资

产规模必将大幅缩水,难免坐吃山空。那意味着日本政府将不得不依靠向海外融资来缓解财政资金不足的矛盾。以目前日本公共债务的状况,一旦向海外全部开放其国债市场,将可能陷入利率上升(即国债价格下降)的困境,而利率上升(国债价格下降)将对其资金来源充足稳定的国债市场造成很大冲击。其结果不但将推高日本国内企业融资成本,还将增加市场大量抛售国债的风险。

GDP创最大跌幅

本月13日日本内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GDP增长率(折算成年率)为-6.8%,创下2011年第一季度“东日本大地震”以来的最大跌幅。其中,在4月1日消费增税后,日本的个人消费环比减少0.5%,远超出业界预测。

在今年4月消费增税的背景下,安倍经济学似乎已成强弩之末。按照消费增税法案,今秋安倍还要就明年是否继续实施第二阶段消费增税做出判断。如不能履行公约,如期宣布增税的话,则大有可能“城门失火,殃及鱼池”,轻则引起内阁支持率下跌,重则殃及其政治生命。因此,在世界各国相继实施退出战略的背景下,安倍或将反其道而行之,不排除其继续加大量化宽松政策的力度,为维护其政权稳定实施最后一搏。